

新书馆

远去的熟人社会与屹立的村庄

——评《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

陌生的熟人

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

Defamiliarized Acquaintances

Understanding Earthbound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杨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陌生的熟人

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

杨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 崔应令

对传统中国社会进行探讨，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传统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核心特征是熟悉。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乡村的地方性限制让乡村人“生于斯、死于斯”，构成一个“熟悉”而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个熟人社会中，人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人的行为遵守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基本规矩。然而，乡土社会在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转型”中，面对来自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多重冲击，这种变化走向了何处呢？

对此问题，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杨华研究员在《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一书中予以了探索回答。

熟人社会的陌生化

作为一本随笔集，《陌生的熟人》从“熟人社会的当代呈现”“农民交往”“农民活着的意

传统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核心特征是熟悉。在熟人社会中，人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然而，在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转型”中，面对来自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多重冲击，乡土社会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这种变化走向了何处？在《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一书中，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杨华研究员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索回答。

义“农村妇女的生活”“乡村社会的变化”等方面呈现了当前中国各地农村的面貌及变迁。书中的叙述单独成篇，是作者基于不同调研、读书而形成的思考，并非系统研究。不过这些思考具有共同点：呈现了中国农村当前发生的变化。

这种变化总的来看是社会结构上的“熟人社会的陌生化”，也就是学者贺雪峰意义上的“半熟人社会”。意义有二：其一，在信息层面上，农民之间在交往距离、交往频率上只跟本村人“半”熟悉，相互之间不再知根知底了；其二，在规则层面，农民虽相互熟悉，但不再讲究人情面子、血亲情谊，不再遵循熟悉社会的行为逻辑。在此过程中，“自己人”认同圈子不断缩小，“自己人”不断“外化”，最终成为外人，原来的陌生人交往规则带入熟人社会中，利益原则超越人情、交情、亲情原则，成为人际交往的主导力量。

这种熟人社会陌生化具体表现为多个方面：

人际交往公共性不断减少，私人性逐渐占据主导，纠纷减少。比如过去常出现的揭别人的私生活之短或“骂街”现象逐渐消失，只谈外面的事，不谈身边的事。和谐的人际关系取代过去充满道德性、是非感的“公”的人际关系。

空心村和“非空心村”共同出现相似的问题：村庄主体性、公共性、归属感缺失，成为学者吴重庆意义上的“无主体熟人社会”。

市场化冲击下，人情淡化，市场规则瓦解人情社会。即使是那些重人情的“原子化村庄”，人情也表现出“去规则化的趋势”，“随意性和私人性”的主张取代公共规则。

村庄接触性纠纷随着日常交往的频率和

广度变化而不断减少，而侵害性纠纷随着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化不断增加。村民的“气”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难以通过传统的释放得以排遣和稀释。

代际关系越来越平权，而少伦理约束。尤其是婆媳之间越来越缺少道德支撑，呈现平等权利性，其争执也以平级姿态呈现出一对一还报。与此同时，情感因素也取代之前的价值道德因素成为家庭的黏结剂。

生育观念改变，传宗接代的价值期待逐渐消失（虽然还很难根除）。

婚姻的爱情逻辑越来越多，归属逻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越来越少，离婚越来越普遍，子女越来越不构成对父母婚姻的约束，家庭的“稳定三角”面临挑战。

女性越来越多掌握家政大全，引发家庭革命。她们感情上偏娘家一边，突破和改变村庄人情、人际关系的传统规则体系，并自己制定规则。中年女性爱打扮、享受生活；留守妇女不弱势，她们嵌入家庭、家族和村庄熟人之中，照顾家庭，守候农田，串门、跳广场舞，充实自在。

村庄变迁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然而，熟人社会的远隔及村庄的变迁并不意味着村庄的无意义。和一直变化、不断消失的传统相比，作者笔下的乡村社会也呈现了诸多不变性。具体包括：人际交往在乡村中虽然不如从前重要，但仍然是村民生活重要的内容，其价值还在，村庄活力和生命力的标志是交往的频率和宽度；以儿子为中心连接点的面子观（结婚、起房和生孩子），以及以儿子为中

《不称职的英雄：达尔文与难产的〈物种起源〉》

不称职的英雄

THE HERO WHO WASN'T

DAVID S. SHAN

大卫·奎曼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版

达尔文解开进化之谜只用了两年，发表《物种起源》却花了21年；他混迹在神学主导下的伦敦科学界，左右逢源，离经叛道的学说只在自己脑袋里演绎，从不敢向朋友倾诉；他窝在乡下庄园里，拿各种小动物做千奇百怪的实验，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藤壶解剖了八年，家庭最大的开销之一是啤酒……他想尽办法拖延时间，坚决不发表进化论，原因很简单——他的对手是上帝。在本书中，三届美国国家杂志奖得主大卫·奎曼为读者展示了这位最伟大的科学家不为人知的一面。像你我一样，他恐惧、怯懦、拖延、懈怠，有着各种各样的毛病，这位“杀死上帝”的人类英雄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称职”。

《路易的第九条命》

[英]利兹·詹森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5月版

传说猫有九条命，如果路易是一只猫的话，那他已经用完八条命了。路易·德拉克斯迄今已八次死里逃生，第九次是在九岁生日那天，他不幸坠屋，被医生宣布死亡，父亲皮埃尔不知所踪，母亲悲痛欲绝……这次，死亡能否将路易推向新生？在这场诡异的生存游戏里，谁与他共谋？三度入围女性小说奖、深谙人性幽微的作者利兹·詹森在这本书中打造了一个奇怪的家庭组合，夫妻之间的信任与妥协、母子之间的秘密规则、父子之间跨越生死的支持轮番上演，爱与恨纠缠交织在双线叙事中，每个人都做出了选择，并且要背负着这个选择继续生活，即使你的选择是错误的。

《书内书外：沈鹏书法十九讲》

沈鹏 著

北京大学出版2020年4月版

本书为中国书法界泰斗沈鹏先生第一本体系完整的书法讲演集。沈鹏先生从“书学”的概念讲起，讲想象力，讲自我的发现和肯定，讲诗歌与书法，讲书法相对文字内容而独立存在，讲“美”与“丑”，讲尼采的雄心，谈古今，论中西，词锋雄健，汪洋恣肆。沈鹏先生提出书法十六字方针（宏扬原创，尊重个性，书内书外，艺道并进），提醒我们学习书法光有“艺”还不够，还要有“道”。书法不妨视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哲学，其中蕴含着一种精神的力量，一种自有我在的气概。2021年4月，《书内书外》荣获2020年度“中国好书”。

（言浅 整理）

她来自马里乌波尔

她来自马里乌波尔

1920

1956

她来自马里乌波尔

她来自马里乌波尔

1920

1956

在阅读提示

在经历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后，许许多多的家庭谱系被切断，如何寻找，如何归位，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她来自马里乌波尔》一书记录的正是作者娜塔莎·沃丁的寻亲之旅。通过探寻在乱世里分崩离析的庞大家族，她不仅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母亲和外祖母，窥见了当时女性飘飘如浮萍的人生，也了解了更多真相，让读者从一个历史切面重新经历一次战争。

■ 费尔

打开《她来自马里乌波尔》（新星出版社2021年3月版）一书，首先看到的是叶夫根尼娅和她的母亲玛蒂尔达的合影。初看玛蒂尔达，会以为她是乔装打扮的男人，深邃的眼里充满着怀疑的谨慎，有着看穿人性的尖锐以及历经沧桑的小心翼翼。不过，毋庸置疑，她确实是一位女性，是作者娜塔莎·沃丁的外祖母，乌克兰海船船主的儿媳，意大利煤炭出口商的女儿，曾经的贵族，后来的穷苦人，这本书的主人公之一。

这本书是沃丁的寻亲之旅。她出生于二战结束时期，成长于战后的流离失所者营地，母亲在她十一岁的时候就投河自杀离世。她偷偷溜进墓地，透过玻璃看着还摆放在停尸房前的母亲，迟迟不肯离去。她长久地注视，并不知道玻璃背后的人是真死还是假死。沃丁总是猜测，这样的想象以后还会纠缠和折磨着她，如梦魔般随行，直至如某种命运之物攫住了她，让她不得不走上这条寻亲路。

庞大的家族在乱世里分崩离析

沃丁想弄明白，母亲经常挂在口头的贵族家庭是否存在，毕竟自己的家庭从小一直很贫穷，又受歧视和迫害。她想知道母亲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总想去投河。为数不多的信息是几张家庭照片、父母在二战时被强制送进德意志帝国的强制劳工的身份信息和一个神像，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经由互联网，她确实找到了许多线索，并通过一个热心的朋友打开了一扇关于家族系谱之树的大门。如果不借助附着于本书最后的家族图，我恐怕很难在诸多复杂的名字和代际关系之间弄明白发生了什么。随着家族成员一个个重新走进视野，沃丁慢慢确信了自己是来自一个贵族家庭：外祖父是有名的律师，姑婆瓦伦蒂娜做过女校长，姑婆奥尔加的丈夫是有名的新康德派心理学家，舅父谢尔盖确实如母亲所说是有名的歌唱家，曾经给苏联红军演唱过歌剧……

她越找越觉得兴奋与紧张，但寻亲背后的真相也慢慢显得让人难以承受。一位表哥的妹妹被自己的孩子杀死；一位表姐只谈论自己对父亲的崇拜，更是为了守护父亲一辈子未嫁。此外，还有姑母因为精神错乱选择自杀，外祖父曾被流放二十年，姨母可能是外祖母和她的哥哥乱伦的产物……

庞大的家族在乱世里分崩离析，不管对于谁，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如同沃丁母亲所常说的那句话：“如果你看见过我曾见到的……”她所看到的是什么？暴力、血腥、贫穷、辱骂、责难、侵略、愤怒？还是无处不在的烧杀掠夺和从上至下的欺骗和隐瞒？或许有一句话能回答这个问题：“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压抑，越来越没有前景。人们挤在最狭小不堪的空间里生活，而且所有人只为自己活，每个人只忙着生存下去。”

战争是极其残酷的。对于二战的书写数不胜数，有许多人甚至开始感到麻木。鉴于此，沃丁的口吻虽是克制的，其力度却更能击中人心。“玛蒂尔达把她从市场买回来的碎肉冻切块时，发现里面竟然有小孩的耳朵……有女人把自己的婴儿杀了，肉煮了，还把肉汤给另外三个孩子吃。而她自己走出家门，在一个废旧仓库里上吊自杀。”这样关于战争年代的叙述让人想起沈从文的自传里关于砍头的描写，几句似乎不带情感的话遮蔽不了内心的翻江倒海，反倒更让人意识到，原来历史从未远去，人人均处于历史之中。沃丁的描述不是说教的口吻，也从没讲过让人“勿忘历史”这样的话语，她只是用自己的家庭系谱构建了一个语境，让读者从一个历史切面重新经历一次战争。

女性在家庭和战争中的命运

不过，与其说这本书关于战争历史和家庭，不如说更是关于女人的。书中的第一人称叙事是女性，大多数人的命运也是关于女性，绝大多数的讨论也是女性的处境。女人在历史洪流中如何自处，女人曾经在家庭和战争中

的命运，这方面例子的最好体现莫过于第二部分对姨母莉迪娅的叙述。

姨母莉迪娅在晚年写的自传中，描述了自己如何从一个富家千金变成一个落魄的贫民、如何争取上了大学、被举报抓走进流放地改造，在流放地不断摸爬滚打重新回到了所谓正常生活的过程。她和沃丁的母亲是姐妹，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前者坚毅，后者脆弱；前者试图努力重建自己的生活，后者却在痛苦中不断感叹逝去的生活。此间没有对错好坏，因为莉迪娅也认为自己“变得粗俗了……丧失了很多批判精神，逝去了细腻的情感”。沃丁母亲的自杀也很难说是脆弱的无可奈何，倒不如说是女性飘飘如浮萍的人生无所依靠的某种归宿。

沃丁最开始想寻找的是母亲，却没想到打开了如此丰富且让人震惊的一个历史截面。最终，她在书的结尾又回到了母亲。她坦陈，一切的发问都源自于对母亲逝去的害怕。不知为何，母亲从小就声称自己不是她的亲生母亲。“一直害怕会失去她的恐惧，自我出生起就有了……每天晚上，我都不敢睡觉，因为我担心醒来以后她就不在了。我在她的脚上系了一条绳子，把绳子的另一端拿到了我床上，紧紧地攥在手中，心惊胆战，既担心她出事，同时又害怕她离开。”

沃丁描述了自己的困扰，试图在历史浪潮重新给自己无根的生命寻找一个谱系，这或许是一种新的生命表述方式。在经历了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后，许许多多的家庭谱系被切断，如何寻找，如何归位，都是值得去思考的问题。在当下的青年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对历史和政治有意识的陌生化，想从乡土的熟人社会快速跳跃到陌生化的原子社会，甚至想摆脱自己的家庭。沃丁的寻找似乎在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历史从未远去，人也一直处在历史洪流当中，如果不关心历史，那么历史便会反身过来质问个人。

所以，与其说我们要通过这本书来进入和了解历史，不如说，让我们通过一个小的个体重新理解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正如沃丁所言：“亲爱的上帝，请让我感觉我的母亲感觉到的，只要一瞬间就好。”